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
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
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甞道
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庾幾可與言者是
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政告之者亦已詳矣

乃於夫子之言一蹙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太之然不從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太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畱哉故叟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洩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旣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黃勉齋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間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

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自然欲以俎豆之事啟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朱克升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喪上下之交。則明孔子罹困厄之由其如子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患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竝行而不相悖也。

王船山曰：聖人之公。就一裁之以道而在己之窮通。絕不以置於心。道未可公。不先焉。道在必公。不後焉。以是窮而喪悶焉。此亦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一驗也。

又曰：聖人於此。非執高節。非尙澹忘也。因乎不得不窮而安其土也。使籌度於窮之計。則公衛不速與道。

有閒矣聖人純乎道則純乎天苟喪所疑而後喪所
悶有如是夫

薛方山

應旂

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海喜從豈以絕糧
而慍見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若此豈
亦在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說南子之見公山佛肸
之往相類

張楊園曰有耿耿自命寧歿沒不爲小人者到窮之
難忍平生操履不覺漸漸放鬆始焉濫祇一二分既
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將喪所不至
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在己在人總在辨之於早若反求諸己
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而已

劉叔俛

恭冕

曰叟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

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它日靈公問
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入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季孔子公
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
鴈故志益洩論語記夫子公衛之本意故但及問
陳耳

又曰孔子世家云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
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
侯之疾今者久畱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
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
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江氏永據世家孔子
自陳遷於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塙惟
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
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
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歿以救之陳之
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
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
交也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朱子論語或問夫子以一貫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目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眾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當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朱子語類

文蔚錄

孔子告子貢蓋恐子貢祇以己爲多

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祇是一貫不居多學若非多學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祇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目

又

時舉錄

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亦

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

陳安卿曰此章須玩味予一字要認定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行貫徹乎萬事者言之非可泛言其爲一道也

陳器之曰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一以貫之道朱子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旣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

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耳

呂涇野曰予一以貫之此一字非泛然之一如書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嘗不自多學中來但其多識蒔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所以擴充是一而至於純故足以泛應萬事若祇泛泛說一則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元自不純理與我不相屬又何以貫通天下之事

王船山曰予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

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卽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曠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沿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之不爽情之不遠於已取之而皆備矣已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已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卽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

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
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
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鳥吾
知其黑鵠吾知其白蘭吾知其可絲稼吾知其可粒
天道以恆而喪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剛閒推之喪吝
如之不妄而喪不恕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
而卽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卽以折衷之
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散化者自有其
川流以要言之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
始也大明終始而喪不知也

又曰子曰予一以貫之言以者謂聖功之所自成而
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卽

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

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卽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備焉豈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自讀叟一字不遺見人讀叟則席爲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爲學識而俟一貫於它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叟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

楊賓實曰一以貫之非貫而爲一之謂觀本忠行恕爲告曾子一貫之解則知居敬窮理爲此處一貫之注腳矣但居敬窮理是學者分上事在聖人則所謂誠而明也皆是立體致用祇分安勉耳

又曰近日講一貫等章輒云由博反約多後方能貫

不知此說祇見後半截遺卻弄半截蓋夫子教人爲學功夫原從一上做起令之收斂此心沈潛專篤於事事物物逐一體驗此理得一件守一件皆有歸宿下落久之乃能貫徹完備合爲一理其呼而告之者蓋謂吾之所以爲學教人之道祇此一以貫通矣非是聖人得一以貫萬學者須從多處做起久則貫而爲一也若先喪立志持敬之功則雖事於知行而居之喪本安得反約而貫通爲一乎

孟子言原泉觀濶等卽此意蓋天下

喪其本而能大者

凡論語言時習言務本戒巧令謹幼習務

重威主忠信之類皆教人以主敬存誠以致一之要自此以知行天下之事理自能積染充盛而至於融化會通子雖以一爲教然學力未至者難與直指本

體雖舉以告之亦不能心領神會而拳拳服膺上達天德也唯曾子子貢學力已深故呼而告之則道體昭然於心目之間自此將存之益密養之益純不至於聖人之極誠喪矣不止矣大宰章不多之解亦是主一以爲之本而凡小物之克勤小道之可觀者莫非此一之爲也

案集注云說見第四篇彼以行言此以知言多學而識自屬知之事此又推出主敬存誠以爲知行之本與朱子非存心喪以致知之說相合要足挽近世辭章訓詁之弊

又曰一者誠也卽性也自格一物至格萬物總要明我至善之性是知之一以貫之自行一事以至行萬

事總是體我至善之性是行之一以貫之此夫子直舉心恣以示二子至爲明切二子聞此則於用力處益了然知其本而務之矣其餘諸子雖夫子平日所以教之不外此明善復性之事而識不足以見及乎此學不足以上達乎此故夫子不直舉以示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我者我之性也所謂一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也窮理窮乎此力行行乎此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見得吾性所有而復之云何不樂若徃役役於見聞事爲之末而不知卽見聞卽事爲而反之性安得樂乎

用誥謹案朱子文集方賓王問一貫謂積案既久豁然貫通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